

直隶义和团

调查资料选编

黎仁凯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成果之一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主 编 黎仁凯

副主编 杨卓舒 成晓军

池子华 姜文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黎仁凯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5

ISBN 7-5434-4424-0

I. 直... II. 黎... III. 义和团运动—史料—天津市
IV. 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054 号

书 名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作 者	黎仁凯 主编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友谊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3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434 - 4424 - 0/C · 2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了纪念这一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我们编辑了《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和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中心地区，是义和团运动最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以往由于缺乏社会调查及做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致迄今未出版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调查资料汇编，并导致了研究工作的相对滞后。因此，编辑出版一部资料汇编是我们和诸多同行多年来的愿望。我们已为此陆续做了一些工作。适逢1996年以来，我们承担了有关直隶义和团运动调查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便大大加速了社会调查和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多年来，我们遍历河北各地调查访问，搜集有关资料。虽因年代相距较远，当事人、目击者多已辞世，但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还是搜集了不少资料，掌握了许多可供研究的线索，为进一步开展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今将调查搜集到的资料经过整理筛选，编成此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之一交付出版^①，以了却我们

① 我们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成果《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及本书，均经项目专家评审组评审鉴定后，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多年的心愿。需要说明的是：

1. 本书所选编的资料除一小部分曾在非国家正式刊物上少量印刷外，均系未曾公开出版的；根据社会调查整理的资料，多数调查年代较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 本书选编了一些来自教会方面的资料，因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直隶的拳教冲突和斗争，或记述了教会堂口之概况和教民心态，可弥补以往资料之空缺。但这些资料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充满攻击、污蔑义和团之词。为保持资料原貌，我们除个别标题稍作改动以及改正一些错别字之外，其余未加改动，务请读者审慎分析鉴别。

3. 由于篇幅所限，尚有一部分有一定价值的资料未能整理编入，只好忍痛割爱，请有关调查提供者见谅。

参加本书调查访问或点校整理资料的，除了书中注明资料提供者与整理者之外，有黎仁凯、成晓军、池子华、姜文英、刘敬忠、解成、公孙旬、边翠丽、赵静、傅德元、芮坤改、杨继军、孙玉新、黄晋祥、赵泉民、刘建军、吴宪、汪远忠、余自清等同志，由黎仁凯最后编辑审定。在本书的调查访问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档案馆、卓达集团、中共廊坊市委宣传部、保定市方志办、威县人民政府、中共广宗县委宣传部等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的顾问和领导以及本课题评审专家组成员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别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上述单位和个人，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资料收集未尽周全和我们水平所限，选编不当或整理中的错漏疏忽在所难免，祈盼批评指正。

黎仁凯

1999年11月12日

目 录

一、陈连登等人回忆义和团…… 黎仁凯、姜文英等整理(1)

(一) 陈连登的回忆…………… (1)

(二) 田运成的回忆…………… (7)

(三) 张士杰讲义和团…………… (11)

二、易州庚子拾零…………… 马永祥(17)

三、直隶各地调查资料选…………… (113)

(一) 马永祥调查手稿选…………… 黎仁凯、边翠丽整理(113)

(二) 各地调查资料片断…………… (137)

(三) “华北第一堂”——献县张家庄天主教堂
…………… 郭风台(147)

(四) 涞水县义和团斗争事迹…………… 赵 静等整理(150)

(五) 义和团歌谣(献县、广宗)
…………… 郭风台、李云豪、王培运搜集整理(161)

(六) 有关景廷宾起义碑文二则…………… 李金鹏整理(165)

四、献县有关教案与义和团运动资料…… 河北省博物馆(169)

(一) 文稿…………… (169)

(二) 书札…………… (209)

(三) 奏折…………… (216)

(四) 执照…………… (218)

(五) 信函…………… (221)

(六) 晓谕…………… (222)

五、《义勇列传》选	(225)
(一)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序	(225)
(二) 任丘段家坞教案	(227)
(三) 肃宁尚村教案	(283)
(四) 河间县教案	(295)
(五) 献县张家庄被围记	(349)
(六) 拳民攻献县东大过教堂记略	(360)
(七) 拳民攻献县西大过教堂记略	(362)
(八) 献县大郭家庄被围记	(365)
(九) 故、景、阜三县义和拳的兴起	(370)
(十) 景州朱家河教案	(376)
(十一) 吴桥县拳民起事鳞爪	(429)
(十二) 深州拳教冲突	(434)
(十三) 武邑县路、赵二司铎之死	(439)
(十四) 南官正堂告示	(446)
六、义和团运动前后受外国资助部分堂口概况 解 成整理	(447)
七、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	(463)
(一) 《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过录本说明 ... 张守常	(463)
(二) 调查记录	(465)

一、陈连登等人回忆义和团

黎仁凯、姜文英等整理

（一）陈连登的回忆

编者按：陈连登，男，安次县（今属廊坊市）旧州乡茫店村人。生于1892年。1900年，年仅九岁的陈连登参加了本村义和团的活动。本文是根据1975年5月河北大学历史系师生前往廊坊调查时，陈连登的回忆讲话录音整理而成（录音带现藏河北大学历史系），其中较详尽地回忆了茫店义和团活动的史实。陈连登老人记忆清晰，所述史实具有参考价值。

那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四月初一^①，下起了滂雨，一连下了六七天。房屋被水淹了，大人小孩没处住，庄稼地也被水淹了，种不上地，有的只好种点荞麦、小菜、胡萝卜来糊口。秋后庄稼长得也不好，人们只好吃树叶，如椿树叶、柳树叶、榆树叶，再掺上点面用手攥成一个球，做成饽饽，中间一掰两半吃，生活很困难。第二年，年景也不很好，

^① 本篇所记日期，均为阴历。

凑合着六七成的样子。打那以后，年景总不好。人们只好出去给地主扛活儿，有的租种地主的一点地。扛活儿每年只得十五吊钱，而每亩地租金却是五十个制钱，五十个制钱算一百，一吊算十百。不管有没有收成，收多收少都得按数交给地主。当时高粱三百钱一斗，玉米五百钱一斗，麦子六百至七百钱一斗。人们过年过节，富裕的家吃点白面，穷的家里在三十晚上吃点高粱面加小干菜包的饺子。往后，我们村出去扛活儿的有八九十号人。外国人还在这里修铁路，盖教堂传教，有天主教的，有耶稣教的。有一些中国人奉了教，并一同欺压中国百姓，搞得鸡犬不宁。老百姓起来组织义和团，上哪儿请师傅呢？听说南兴庄有义和团，是“乾”字的，罩着的包头是黄的，腰带、裹腿都是黄的。还有“坎”字的，是红包头、红腰带、红裹腿。我们打算去南兴庄请人来铺团。南兴庄是从板子窝请人铺的团。我们托朋友去请，袁家和南兴庄是亲戚，这样袁家和我们村上两个办公的人去了，人家很欢迎，还定了日期来给我们铺团。三月二十日，我们村派大车去南兴庄接来了十几个人，六十多个学士（指学拳者）前去迎接，还有管（主）事的。铺团用的码子没有，只好在纸上写上“洪钧老祖”，供到墙上，烧了香，大伙向神位磕了头，就算安下团了。该吃饭了，招呼人家来吃饭。他们提出吃素，不抽烟，不喝酒，预备点白面、玉米面、小米熬稀饭就行，最后只吃了小米饭和腌菜。人家说咱们是一家人，不在乎吃喝。吃完“斋饭”后，大家来到大堂上，当时聚了许多人，其中有看热闹的。大堂上摆了一张八仙桌，放了七八条凳子，他们叫学士坐在凳子上上法，还照着人们头顶上摸了摸，回来操刀，把上衣脱了，用肚子运气，运足了气照肚子一刀，挨个儿照前头这么做。接着告诉怎么伸腿，怎样打拳，有枪的扛上枪，等安排好了，他们就

回去了，也没让我们送。我们村里几个学士全是穷人，给人扛活儿，活儿也不扛了，一定参加义和团，地主不敢管，大伙儿都参加了义和团，在外村扛活儿的人也回村参加义和团。有个教书先生姓常，叫常凤州，原在万庄教书，村子起了义和团后，以回家拿换季衣服为由回村，立刻参加了义和团。我那年九岁，也参加了义和团，因为父亲行医，人们说他不得入团，得给人治病。我们村的大师兄姓孟，叫孟庆顺。他给大家讲话，立下了规矩：不许偷吃别人地里的瓜果梨桃，想吃拿钱买，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吃荤，不许随便回家。如果有情况，大师兄允许后才能回家，不能久待，办完了事就回来。大伙都住在大庙里，没有铺板，地上铺上花秸，然后铺上席子，人们就睡在上面。吃的是玉米面蒸窝头、高粱米饭、小米饭，菜不放油，用碗、盆盛菜。只喝白开水，不许喝茶水。吃的米面靠摊派，地主家或有余粮的，或二百斤、一百五十斤、一百斤不等，而且必须送到，有一先生把这些记在账上，地多人少必须摊米面，穷人家就不用摊了。团里很少吃白面，基本上吃窝头、咸菜。我母亲惦记我，怕我小，吃不惯，叫我们二兄长十多天送一回米面。有一次我病了，浑身痛，吃不下饭，大师兄要我回家去，说让你姥姥做点汤，出点汗就好了。姥姥让我赶紧回去，第二天早上就回自个村了。

我们村义和团有两杆旗插在坛门口，为三角形，中间为白地儿，写着“安次县茫店义和团”，四周为红色并剪成狗牙形（锯齿形）。使用的家什，先是借的，后在北京买了几口腰刀、两把宝剑，刀不够用又用各家财主的废铁打了些刀。后来扒了铁道，把道钉、铁夹板等用大车拉回来，找铁匠打成刀和扎枪，还打了六杆抬枪，也叫二人抬，有小碗粗，八尺长，前面人扛着，后面人托着，用香点火。选了十二个人，整天练习。

义和团每天都练习，一天练三遍。吃完早饭就上场子练，直至中午天热才停止。中午起晌后练第二遍，天黑后吃完斋饭，点上灯蜡练第三遍。遇到天气不好，下雨天就不练了。

离我们村三里地有一个小村，二三十户人家，组织不起义和团，就到我们村参加义和团，有张永顺、刘景龙等人。我们村的大师兄孟庆顺，后来得了肾病。没有大师兄，需要安排一个精明强干、老实、安稳、老成的人来当，这样就让张永顺当了大师兄。在义和团必须按规矩，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破坏庄稼。如果犯了团规，有军棍，五尺长，使黄布缠了，一边一个穗子。大师兄让他跪在那里，用军棍打，根据轻重处罚，犯大错多打，犯小错少打，因此村子里没有偷摸的现象。

奉教的也有人愿意参加义和团。如古兴镇的李六就是奉了教的。他姥姥家在茫店，后来他不愿再奉教，来茫店想加入义和团。大师兄与管事的人商量，让其娘舅孟宗生做担保，并用烧黄表来测试他是否真心入团，表浮起来为真心。当时他的表浮了起来，再加上他人教是由于为穷困所逼，当时一个人入教，教堂给六元钱，全家人教的，给的钱还多，最后允许李六参加了义和团。

各义和团之间有什么事靠传帖子，而且传得很快。天津来了洋毛子，要坐火车过廊坊到北京。东边廊坊要打仗了，需要调团，帖子传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姓张的，叫张顺，大师兄让他去涿县打听一下具体什么日子，走到涿县东边就被扣住了，说他是奸细、探子。张顺告诉他们不信可以到我们村去问，我不是探子，我有村，有姓。他们那里派人来打听，我们跟了一个人去看看，到那里一看，就是我们村的张顺。我们算误会，怕外国人有奸细冒充义和团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了，说再往西由他们去。西边也来了团，纪律很好，我们叫大伙儿烧白开

水，用水桶放在道边，让他们喝。

听说洋人来到廊坊，我们村的团就在村口看着，大师兄、二师兄开会商量去帮助董福祥的军队打廊坊。于是派唐志和骑了刘冠文家的马去看洋人到了什么地方。他回来报告洋人的火车到了廊坊车站。义和团有北城的，有蔡庄的。于是我们村义和团一部分看守村子，大部分赶往廊坊，从北口奔墩台，一边走还一边唱着歌谣：“黑倚（咿）路，白挡道，配上法，避枪炮，杀尽鬼，斩尽妖，大家齐吹太平箫。”当时我也要去，但他们说我年纪小，走不动路，不让我去。后来我们邻村一个姓王的要去廊坊，我和他很熟，就跟他一同去了廊坊。我们来到北城，选择了一块地形，在亮地儿有危险，于是我们就趴到了一个坟头上，听见许多义和团在喊：“杀、杀、杀！”后来义和团也多了，数不清，军队也压着向上攻，还有人把铁道从万庄、落堡拆毁，把洋兵两头掐断，枪不响了，大伙就往上冲。下午三点多钟，廊坊内枪声响了，五点多钟，天黑了，姓王的说我小，把我送回去了，见村里的人抬着木板、绳子、杠子去抬兵，把二十来人抬回村中庙台的大槐树下，村里还派百姓烧开水给团子送去。我们村有个叫孟昌泰的，他会配接骨的药，于是配了药给受伤的人吃，有的几天后就好了，伤重的有的就死了。由于我回了村，后来廊坊的仗打得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廊坊这一仗，联军被打败了。

六日，天津来了帖子，要义和团攻打紫竹林。我们村的大师兄挑了二十多个强壮的团员到天津助战，带着一些给养，还蒸了许多窝头作为近两三天的饭。第二天，他们去了天津，住在江苏会馆。那里哪里的师兄都有，但各自吃各村的斋饭。六七天后粮食不多了，还够三五天吃的，怕时间长了不够吃了，就给村里捎来信，叫给他们送粮食。村里派了两个人，套了一

辆大车去送米面，大师兄怕半路有人截给养车，就派人来接，走出三十里会了面，等一同来到天津城外，城门已闭，不给开，把我们村的卡到外面了，人又太少，只好折回一段路程，住在天津城西北角的一个村里，听听消息再做打算。此时城内军队打不赢，义和团也败了，车子只好回到村子。

后来在落堡又打了一仗，我们村的团和固城的团在王家口，那里有聂士成的军队。他们带着有黑箍的草帽，穿着黑衣服，不让我们过去，要我们交了枪才准过去，后又发现他们的枪是钢管，怀疑他们是帮助洋人的，故把他们都杀了。在这一战中，常凤州使大刀，杀了四五个聂士成军队的人。

有一个叫穆圣尊的，他说他练得枪子都不入，明天可以试试。在坛里烧了香。告诉放枪的，他一跺脚再放，面冲西，放枪的面向东，十二三步远。人们先在枪中装上绿豆代替枪砂，打在身上只打了几个黑点。第二次真的装上了七八粒枪砂，把他打出了血，枪砂留在肉里。大师兄叫人用香油把纸信调好，抹在伤处，很快就结了痂。大师兄告诉人们以后不要练枪了，太危险。

九、十月间义和团失败了。洋人来到廊坊，蔡庄的民房被烧了，向西去，北城的大庙也被烧了，为什么烧大庙呢？因为大庙是坛口。往北来，烧到刘庄。我们村都逃走了，藏到村外的苇塘里。北边有男人来探信，川上大庙也冒烟了，但我们村的坛口没有被烧，原因是有一条浑河，洋兵嫌绕脚。黑了掌灯后，男人回去看家，妇女小孩被送到亲戚家，男的给他们送米面。有的住十来天，胆大的就回来了，有的住一个月才回来。我和母亲住在十里地外的姨娘家，我们村还有许多人住在那村。

该过年了，我们回了村。第二年春天，德国人在附近修兵

营，向我们村要鸡蛋、小鸡。村里办公的人怕挨门搜，老百姓家里受损失，让大伙赶紧凑一下，有收一筐鸡蛋的时候，鸡七八只，也都是老鸡不下蛋的。以后年景时好时坏，村里的人穷富也不一样，有的花洋钱，有的花制钱，有的凑和能吃饱，有的吃不饱，只好去借。又有人开始租地了，最初每亩租金为二十块洋钱，后涨为三十块。好年头，农民能收一百来斤，年景不好，只能收八九十斤或五六十斤。地主家只要银子，农民只好去银斋行去换银子，并且要交税，即附加税。

农民每年还要交地亩捐，一年比一年高。农民生活很困难，有的去扛活儿，有的去分种，就是地主只出地，而农户必须出种子、肥料，地主老财一分钱也不再花，但秋后产量要平分。出去扛活儿的每天挣十几个子儿，能买上一斤半粮食，再加上糠、菜来吃。

（二）田运成的回忆

编者按：田运成，男，天津市人，生于1887年。十三岁时参加了义和团，目睹了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兴衰。本文是根据1975年12月河北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天津调查时，田运成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录音带藏河北大学历史系），所述史实可供我们研究时参考。

义和团也有妇女组织，有红灯照、青灯照、蓝灯照、黑灯照、沙锅照等。红灯照主要是一些青年女子；青灯照多为寡妇；蓝灯照基本上是中年妇女；黑灯照为老年妇女；沙锅照为乞丐组织。其中以红灯照最为有名。

在廊坊接近京津的地方，红灯照是比较普遍的。廊坊西、廊坊北到北京一带，廊坊南到静海一带红灯照都很多，其他地方不是很多。

红灯照的组织也设坛口，女孩子们一律穿红衣服。所使武器主要是绣刀、扎枪等。有的还手提花篮和扇子。红灯照的纪律也很严。头目称大师姐、二师姐。她们也练功夫。参加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并且完全是出于自愿。她们的坛口安在大庙和庵里。天津红灯照有一个著名首领，人称黄莲圣母，名字叫林黑儿，就是一般船家的儿媳妇。

有几首歌谣说明了红灯照的战斗情况：“别看咱是小家女，不搽胭脂不抹粉，跟着师姐去上阵，敢抡大刀砍洋鬼。”“红灯照，提红灯，杀洋人，打官兵。”“身穿一身红，手提小灯笼，骑着大白马，上阵打冲锋，打败洋毛子，冲散大清兵。”

红灯照的妇女们冲破了封建枷锁，斗争很是坚决。她们平时练功夫，作战时也传发帖子。但更主要的是做后勤工作。主要担当盘查过往行人，严惩恶霸等。

有一家，丈夫是教徒，平日为非作歹。他的女人也很厉害，人称母老虎。其女仆不堪忍受压迫，偷偷参加了红灯照。母老虎知道后，怒气冲冲地找到坛口让红灯照交出女仆，并且还污言秽语地嚷骂，结果红灯照不仅没有把女仆交还给他，而且盛怒之下还捣毁了她的家。

在北京有个卖艺的年轻姑娘，平时不断受坏人的欺辱。义和团兴起后，她组织了一支红灯照。战斗中她勇敢而机智，多次营救义和团兄弟。

义和团从春天开始，六七月间到了高潮，七八九月份开始一点一点地走上失败。有一个歌谣说：“三月起，六月红，九月末了散了营。”

那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其实并没有多少，开始总共不过四五万人，打下北京以后，又增派了一批，也不过十一二万人。清朝光是守天津的就有聂士成、马玉崑、宋庆等部，后又有李秉衡增援的军队，比联军多好几倍，但却一触即溃。

义和团是决定和帝国主义抵抗到底的，但官兵却在背后向义和团开枪，义和团被出卖了。失败后，义和团员们被迫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

此时的联军接受西摩尔的教训，不再走铁路，而是从杨村沿运河前进，很快占领了北京。但义和团人败心不败，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帝国主义占领京津及铁路沿线一带后，到处捉拿义和团，同时到处杀人放火。在永清县，德军用机枪扫射，杀死群众五六百人。在廊坊北的尖塔，联军把孕妇开膛，把小孩扔得到处都是。不仅如此，他们还污辱中国人。联军抢了很多中国妇女，说是要看小脚。至于烧村子、要东西、抢人是很普遍的。联军规定凡是村子出过义和团的都要罚银子。一次，有一家娶亲，在半路上遇到联军，联军以为是红灯照，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

西太后在西逃途中下令剿杀义和团，于是清军、联军以及受到义和团冲击的二毛子都反过来屠杀义和团。对此，义和团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安次县有一个村子叫大王府，这个村子的义和团很有名。一天，几个清朝官兵探子来村子调查，在村口遇到几个正在劳作的农民。清兵问他们村子里有没有义和团，农民回答说有。清兵又问多不多，回答说多。并且农民还说我可以帮你去叫。过了一会儿，出来一大帮百姓，各操家伙，围住清兵马队，把他们赶到壕沟，除留下一个活口让他去报信外，其余全杀了。